



門
號 693
卷



語孟字義目錄

○卷之上

天道 九七條

道 九五條

德 九四條

心 九四條

四端之心 九二條

才 一條

意 九二條

○卷之下

天命 九十條

理 九五條

仁義禮智 九十四條

性 九五條

情 九三條

志 九二條

良知良能 九二條

明治三六年
九月十四日

語孟字義 目錄

忠信 九五條

誠 九四條

和直 一條

權 九四條

君子小人 九三條

鬼神 附卜筮 九四條

書 九三條

春秋 九二條

忠恕 九五條

敬 九二條

學 九四條

聖賢 一條

王霸 九三條

詩 九三條

易 九三條

總論四經 九二條

附 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

附 論堯舜既沒邪說暴行又作

目錄畢

語孟字義卷之上

予嘗教學者以熟讀精思語孟二書使聖人
之意思語脉能瞭然于心自問焉則非惟能
識孔孟之意味血脉又能理會其字義而不
至于大謬焉夫字義之於學問固小矣然而
一失其義則為害不細只當一一本之於語
孟能合其意思語脉而後方可不可妄意遷
就以雜己之私見所謂方枘圓鑿北轅適越
者固不虛矣故著語孟字義一篇以附諸二
書古義之後其詳有古義在今茲不贅天和

遷就賈誼傳尚

而為之詳也

楚辭不量鑿而正枘

今固前修以菹醢

注鑿穿孔也枘刻

木端所以入鑿者

也○又九辨圓鑿

而方枘兮固知

其鉏鋸而進入

史記孟子列傳持

方枘欲內圓鑿其

能入乎索隱曰方

枘是筍也圓鑿其

孔也謂工人斲木以

方筍而內之圓孔不

可入也○孔穎達左

傳正義序作方鑑
圓柵者設矣

○白氏文集新樂府
三部伎何異北轅
適哉

○郊浩送劉局美序

非習迷識綠際而梗
之欲理共事周徧而

並餘蘊猶北轅以
適哉終不到也宋文

○二程全書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道非陰
陽也所以一陰一陽

道也如一虛一闕
之變○按此說與未

子意異共之子義之
說同

○太虛○程子曰釋處
死生之際不動者有
二有英明不以爲事

者亦有昏愚爲人
所誤以前路自有
太虛者

○易系辭云一陰一

陽之謂道○本義
曰陰陽迭運者氣

也其理則所謂道
又曰道之體用不外

乎陰陽而其所以然
者則未嘗倚於陰

陽也○通書註曰陰
陽氣也形而下者也

所以一陰一陽者理
也形而上者也道即
理之謂也

三年歲在癸亥五月洛陽伊藤維楨謹識

天道 九七條

道猶路也人之所以往來通行也故凡物之所以通
行者皆名之曰道其謂之天道者以一陰一陽往
來不已故名之曰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
各加一字於陰陽字上者蓋所以形容夫一陰而
一陽一陽而又一陰往來消長運而不已之意也
蓋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或爲陰或爲陽兩者只
管盈虛消長往來感應於兩間未嘗止息此即是
天道之全體自然之氣機萬化從此而出品彙由

此而生聖人之所以論天者至此而極矣可知自
此以上更無道理更無去處考亭以謂陰陽非道
所以陰陽者是道非也陰陽固非道一陰一陽往
來不已者便是道考亭本以太極為極至而以一
陰一陽爲太極之動靜所以與繫辭之旨相盤太
甚也

天道有流行有對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以流
行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以對待言其實一也
流行者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謂對待者自天地
日月山川水火以至於晝夜之明闇寒暑之往來

皆無不有對是為對待然對待者自在流行之中非流行之外又有對待也

何以謂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耶此不可以空言曉請以譬喻明之今若以版六片相合作匣密以蓋加其上則自有氣盈于其內有氣盈于其內則自生百醜既生百醜則又自生蛙蟬此自然之理也蓋天地一太匣也陰陽匣中之氣也萬物百醜蛙蟬也是氣也無所從而生亦無所從而來有匣則有氣無匣則無氣故知天地之間只是此一元氣而已矣可見非有理而後生斯氣所謂理者反是

○白醜 字彙醜普
上切音撲 酢生白醜
○蛙蟬 蛙字彙 陸
慮切音註 食木蟲
蟬字彙 庚今切音
淫書中白魚一名蚘
俗呼蠶魚又徒含
切音量義同又徐
心切音尋物動貌
○非有理 大學或
問曰所謂陰陽五

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式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式之聚而後有是形
○周子大極圖說曰
無極而太極又曰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
一太極也太極本無
極
○畫蛇添足 事見
戰國策
○頭上家 鄭震金
剛經跋云川老又
於此經或一字或
一句或一系悉說
倡言若或明眼人
喚作頭上安頭可
云云

氣中之條理而已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而再求夫所以為陰陽之本焉則不能不歸之於理此常識之所以必至於此不能不生意見而宋儒之所以有無極太極之論也苟以前譬喻見之則其理彰然明甚矣大凡宋儒所謂有理而後有氣及味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等說皆臆度之見而畫蛇添足頭上安頭非實見得者也易曰天地之太德曰生生不已即天地之道也故天地之道有生而無歿有聚而無散歿即生之終散即聚之盡天地之道一於生故也父祖身雖

淵按易又曰生生之謂易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即皆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蓋天地之於萬物管生而不管死到其所受之氣消散則死焉耳猶人之造器物只解製作而已至其用之之久則自然散壞非人有意而散之也先儒以理見天認生死聚散皆理為之主故曰有生必有死誤也而甲

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言聲矣。林氏云：一而道存即正容以昭使入之意消也。陸方壺云：只以目相視而意已喻矣。

目擊莊子田子方篇仲尼曰若夫人者

或以為自天地既闢之後觀之固一元氣而已若自天地未闢之前觀之只是理而已故曰無極而太極適聖人未說到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上面焉耳曰此想像之見耳矣夫天地之前天地之始誰見而誰傳之邪若世有入生於天地未闢之前得壽

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言聲矣。林氏云：一而道存即正容以昭使入之意消也。陸方壺云：只以目相視而意已喻矣。

列子天瑞篇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識緯韻會識楚禁切說文驗也待曰凡皆之言將來之驗也釋名織也貝義織微廣韻識書增勻符識

四方上下淮南子齊俗訓往古來今謂之

數百億萬歲目擊親視傳之後人互相傳誦以到于今則誠真矣然而世無生於天地未闢之前之人又無得壽數百億萬歲之人則大凡諸言天地開闢之說者皆不經之甚也所謂清者外為天濁者降為地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及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等說皆漢儒以來徂聞戰國雜家識緯諸書迂怪不經之故說互相附會耳均之佛氏所謂無始老氏所謂無極之前亦皆妄誕而已矣夫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知六合之無窮則知古今之無窮今日之天

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道在其間而莫知其

荀子不苟篇云天地
始者今日是也百王
之道後王是也亦是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
曰雖万被戮豈有悔哉
然此可為智者道難
為俗人言也張氏曰
俗人不知難為言之

莊子齊物論六合之
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
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故
多也者有不外也辯
者有不辯也

胤按古書言天道者
就陰陽而言者有就
福殃而言者字義天
道條專說就陰陽而
言者後二條專就福
殃而言者然此二者
共就氣而言言非於
理而言也觀書易論
孟所載可見矣

論語集注卷之十

地即萬古之天地萬古之天地即今日之天地何
有始終何有開闢此論可以破千古之感但可與
達者道不可與癡人道或謂既不可謂天地有始
終開闢焉則又不可謂無始終開闢曰既不可謂
天地有始終開闢則固不可謂無始終開闢然於
其窮際則雖聖人不能知之况學者乎故存而不
議之為妙矣

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謂天道其義甚明矣子貢何
以謂不可得而聞乎蓋於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
理則學者或可得而聞也至於維天之命於穆不

禍

已之理則非聰明正直仁熟智至者則不能識之
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書曰惟天無親克敬
惟親又曰天道福善殃惡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之意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亦是也是子貢所謂不可得而
聞也者蓋若此夫善者天之道故易曰元者善之
長也蓋天地之間四方上下渾々淪々充塞通徹
無內無外莫非斯善故善則順惡則逆苟以不善
在於天地之間者猶以山草植之于水澤之中以
禾稊留之于山岡之上則不能一日得遂其性也

必矣夫人不能一日有不善立于天地之間亦猶如是故善之至無往而不善惡之極亦無往而不惡善之又善天下之善聚之其福不可量焉惡之又惡天下之惡歸之其禍不可測焉天道之可畏可慎如此而所謂善者豈有形狀之可言乎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善者非他即直而已蓋直則善不直則惡非有二也宋儒謂天專言則謂之理又曰天即理也其說落乎虛無而非聖人所以論天道之本旨蓋以有心見天則流于災異若漢儒災異之學是也以無心見天則陷

于虛無若宋儒天即理也之說是也學者苟恐懼脩省以直道自盡無有一毫邪曲而後當自識之非可言語喻也

或曰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理或可得而知焉至於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理則不可得而聞也一天道而有此二端者何哉曰非有二端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以流行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以主宰言流行猶人之有動作威儀主宰猶人之有心思智慮其實一理也然論天道之所以為天道則專以主宰而言書經易象孔子所謂天道者是也

故中庸引維天之命之詩而釋之曰蓋曰天之所
 以爲天也可見雖若有二端然至論天道之所以
 爲天道則專在於主宰也夫易之爲道陽爲善爲
 淑爲君子陰爲惡爲慝爲小人君子觀陰陽消長
 之變以審進退存亡之理則得合於天心倘否則
 不免逆乎天心即天之所以爲主宰者亦可從而
 知矣雖若有二端其實一理也

天命 九十條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
 天命二字正訓也學者當以孟子之語爲準而理

會凡經書所說天命二字之義自不至於失聖人
 之旨之遠矣蓋天者專出於自然而非人力之所
 能爲也命者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及也
 天猶君主命猶其命令天者命之所由出命者天
 之所出故命比於天稍輕故孟子以舜之相堯禹
 之相舜歷年多施澤於民久遠暨堯舜之子皆不
 肖推歸之於天以其專出於自然而非人力之所
 能爲也夫子以伯牛之疾爲命蓋人之疾也多皆
 己之所自致唯若伯牛之疾非其不能謹疾而有
 以致之故曰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及

也此孟子之成說當謹守之不可復用後世紛々之說

經書所連用天命二字有以天與命並言者有以天之所命言者其以天與命並言之命即性命之命意重若所謂五十知天命及或生有命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類是也其以天之所命言者即與字之意猶孟子所謂此天之所予我者之予字意輕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猶曰天與之謂性若以此命字作性命之命者則意義不通蓋文字本有實字有虛字性命之命是實字天之所

漢書董仲舒對策云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
人不行質樸之謂性非
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
謂情情非制度不節
○胤按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猶董子天令之
謂命也命只是附共
之意

孟子公孫丑
今之君子
豈徒順之又從而
為之辭○韓文對禹
問孟子之心以為聖
人不苟私於其子以
害天下求其說而不
得從而為之辭

命之命是虛字先儒謬以虛字作實字者故有理命氣命之別又有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之說皆不知中庸之命字本虛字非實字故也夫一命而立二義甚無謂况以虛字為實字其誤大矣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也
孔氏疏曰命猶令也令者即使令教令之意蓋吉凶禍福貧富夭壽皆天之所命而非人力之所能及故謂之命也何謂天之所命以其非人力之所致而自至故總歸之于天而又謂之命蓋以天道至誠不容一毫偽妄也

亂按聖人所云天命本皆就吉凶禍福為言而未嘗陰陽流行而言者也就陰陽流行而言天命其說始乎程子而成乎朱子故此章辨之

亂按天道有流行有主宰宋儒把流行天道直做天命說故此章專就流行天道而辨之也

亂按宋儒所謂理之命者即通極大極之理而聖人本此其說聖人所謂天道者雖有主宰流行二端而共所謂理之命者本不相當正文泛而言之耳不可拘焉

凡聖人所謂命云者皆就吉凶禍福或生存凶相形上立言蓋或吉或凶或禍或福或死或生或存或凶其所遇之幸不幸皆自然而至無可奈之何故謂之命既謂之命則有不可不順受之之意又有既定而不可逃之意故曰畏天命亦曰慎天命蓋為此也但盡其道而後至者是命倘一毫有所不自盡焉則人為爾不可謂之命也

晦庵太極圖解云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蓋依周頌維天之命之詩而言之程子亦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皆指一陰一陽往來

不已者而言亦非也所謂命者乃謂上天監臨人之善惡淑慝而降之吉凶禍福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意蓋謂天命文王斯大邦延及子孫永篤保之故其下繼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可見詩意總言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之意本無陰陽流行之意太甚分曉

聖人既曰天道又曰天命所指各殊學者當就其言各理會聖人立言之本旨蓋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謂天道吉凶禍福不招自至之謂命理自分曉

北溪字義曰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與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與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莫莫非命也之命是

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方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
程子遺書曰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而信之者君子是矣
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

宋儒不察混而一之蓋于聖經特甚矣陳北溪字義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說出於考亭杜撰特甚觀其所謂理之命者即聖人所謂天道者而獨於聖人所謂命者推為氣之命故天道天命混而為一而聖人所謂命者反為命之偏者可乎聖人既曰天道又曰天命則可知天道與天命自有別北溪又謂有理之命又有氣之命而氣之命中又有兩般嗚呼聖人之言矣支離多端使人難曉若此邪
何謂知命安而已矣何謂安不疑而已矣本非有聲

色臭味之可言蓋無一毫之不實無一毫之不盡處之泰然履之坦然不貳不感當謂之安當謂之知孔子曰丘之禱也久矣亦此意不可以見聞之知而言伊川云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此看命字甚淺所謂知命云者處乎生存亡窮通榮辱之際泰然坦然烟銷冰釋無一毫動心處而謂之知命也知有命而信之是不待君子而後知之也考亭又以謂聖人不消言命只為中人以下說非也孔子說命處甚多豈皆為中人以下說之乎孟子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語

遷就 見上

是無義無命也何以爲孔子孔子亦曰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也孟子以此論孔子孔子以此論君子
 皆非爲中人以下說其他聖賢自言命者不可枚
 舉宋儒皆委曲遷就不知其說之有所不通語曰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庸曰遷世不見知
 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是知命之境界蓋學問之極
 功君子之本分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謂聖人
 不消言命者實非聖人之旨
 論語集註引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
 命不足道也其意以爲學問當言義而命不足道

程子曰賢者惟知
 義而已命在其中
 中人以下乃以命處
 義如言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是求道
 益於得知命之不
 可求故自處以不
 求若賢者則求之
 以道得之以義不
 必言命

此不深考耳蓋有當言義處有當言命處何者出
 處進退在於己言義可矣若夫國之存亡道之興
 廢專繫於天雖聖人亦不得如己之所欲故曰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曰孔
 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聖人亦固言命也故或可言
 義或可言命其專言命不足道者非也夫無天爵
 而人爵至非義不可受之也有天爵而人爵從之
 義也當受之也有天爵而人爵不至命也安之而
 已矣此義命之辨也伊川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
 在其中朱子曰人事盡處便是命義命混合頗欠

程子曰人之於患難
只有一箇處置盡
人謀之後却須泰
然處之
程子曰聖人則實不
論利害惟看義當
為與不當為便是
命在與中十七
論語顏淵云死生
有命註云命稟於
有生之初非今所
所能移
康誥王曰嗚呼肆
汝小子封惟命不
于常汝念哉大學
釋之曰道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矣
詩大雅假樂篇曰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若使命一定於有生
之初則何有得失
之可言而亦何有
自天申之之云哉
可見皆自今日
之所得失而言之
所以引詩書而併
及孟子也

分曉蓋有義而無命者有矣有命而不消言義者
有矣其曰命在義中者非也

集註又有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之說夫所
貴乎學者以其致知崇德而能變氣質也倘果若
其說則智愚賢不肖貧富夭壽皆一定於受生之
初而學問脩為皆無益於己聖人之教亦徒為虛
設弗思之甚也書曰惟命不于常詩曰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皆據今日
之所受而言非一定而不移之謂孔子曰畏天命
孟子曰不立乎巖牆之下若使命果為一定之數非

今日之所能移則奚足畏亦奚不立乎巖牆之下
其說之不通如此

道 九五條

道猶路也人之所以往來也故陰陽交運謂之天道
剛柔相須謂之地道仁義相行謂之人道皆取往
來之義也又曰道猶途也由此則得行不由此則
不得行所謂何莫由斯道也及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是也蓋取於由此則得行之義惟以其足以
往來故不得不由此而行矣雖有二義實一理也
又有以人之所行而言者若堯舜之道及三子者

北溪字義曰易說一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氣也形而下者也道
理也只是陰陽之理
形而上者也孔子此
處就造化根原上
論大凡字義須是
隨本文看得透方
可如志於道可共適
道道在通等類又
是就人事上論聖賢
共人說道多是就人
事上說惟此一句乃

是唐太宗即位併
省州郡回山川形便
分為十道玄宗開元
初又分為十五道
宋太宗分天下為
十五路至仁宗又分
為二十三路

不同道等是也又有以方法言者若大學之道及
生乎今之世而反古之道是也然皆因通行之義
而假借之故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及異端小道
百藝之末皆得以道言之也北溪曰易說一陰一
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聖
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
易時說來歷根原愚謂不然謂天人一道則可為
道字來歷根原則不可易語是說天道如率性之
謂道及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是說人道
說卦明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不可混而一之其不可以
陰陽為人之道猶不可以仁義為天之道也倘以
此道字為來歷根原則是以陰陽為人之道也凡
聖人所謂道者皆以人道而言之至於天道則未
子之所罕言而子貢之所以為不可得而聞也其
不可也必矣

道者人倫日用當行之路非待教而後有亦非矯揉
而能然皆自然而然至於四方八隅遐陬之陋蠻
貊之蠢莫不自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
亦莫不有親義別叙信之道萬世之上若此萬世

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所謂大路者貴賤尊卑之所通行猶

跛之美僕之跛者山谷有跛美移文此但泛舉賤者廢疾之人也

本國五畿七道洎唐十道宋二十三路上自王公大人下至於販夫馬卒跛奚瞽者皆莫不由此而行唯王公大人得行而匹夫匹婦不得行則非道賢知者得行而愚不肖者不得行則非道故曰若大路然只在於安焉與勉焉之別而已若佛老之教及近世禪儒之說高唱空虛難憑之理好為高遠不可及之說非不奇而可喜非不高而可驚然奈其非通乎天下達乎萬世而不可湏臾離之道何故欲辨吾儒與異端之真偽是非本不待費多言只察於其可得而離與不可得而離可矣

唐書王珙傳游父之鄙語不經見

易系辭上筮十二
章云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義云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

道體二字不經見自宋儒發之伊川以陰陽無端動靜無始為道體晦庵以無聲無臭所以然之理為道體而就二家之說論之伊川之說自庶幾於一陰一陽之謂道之旨但不可立道體之名焉耳然易以氣言伊川以理言則其說雖甚似然意則異矣若晦庵之說於聖人之書本無斯理蓋淵源老莊虛無之說來或曰朱說本出於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之說曰此狃聞朱說而誤會其義耳譬諸扇其生風是扇之道紙骨之類是器猶言炎上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也朱子之

意以為扇之生風是器其所以生風之理是道非也豈可指氣而為器乎

佛氏以空為道老子以虛為道佛氏以為山川大地盡是幻妄老子以為萬物皆生於無然而天地萬古常覆載日月萬古常照臨四時萬古常推遷山川萬古常峙流羽者毛者鱗者裸者植者蔓者萬古常若此以形化者萬古常以形化以氣化者萬古常以氣化相傳相蒸生々無窮何所見夫所謂空虛者邪彼蓋出於用智廢學屏居山林默坐澄心所得一種見解而非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實有

斯理九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愛儕輩之相隨非
 惟人有之物亦有之非惟有情之物有之雖竹木
 無智之物亦有雌雄牝牡子母之別況於四端之
 心良知良能固有於己者乎非惟君子能存之雖
 行道之乞人亦皆有之聖人品節之以為教耳非
 有強之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若聖人之道則非徒
 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無所悖
 矣大凡至於草木蟲魚沙礫糟粕皆無所不合若

佛老之說求之天地日月山川草木民物諸彙皆
 無所驗可知天地之間畢竟是無此理

理九五條

理字與道字相近道以往來言理以條理言故聖人
 曰天道曰人道而未嘗以理字命之易曰窮理盡
 性以至于命蓋窮理以物言盡性以人言至命以
 天言自物而人而天其措詞自有次第可見以理
 字屬之事物而不係之天與人或謂聖人何故以
 道字屬之天與人而以理字屬之事物乎曰道字
 本活字所以形容其生々化々之妙也若理字本

說文理治玉也後
玉里聲徐曰物之
脉理唯玉最密故
从玉治玉治民皆曰
理

亂按易不曰見天
地之理而曰見天地
之心可見理字不
可形容天地生之化
之妙也今夫一粒
芥子播種得時則
可化生萬億千萬茂
子此有生氣也若湯
燭火灼生氣一絕則
不復芽矣若言理
則不勤靜死生雖
湯燭火灼那與其
理哉可見理不可言

詔生之化之妙而
唯一元氣乃萬化
之本也大而天地之
生成万物迥而人物
之所以繁息滋生
皆氣之所為而理
不與焉所以易特
言乾元資生而自
是以上更無其說

歿字從玉里聲謂玉石之文理可以形容事物之
條理而不足以形容天地生之化之妙也蓋聖
人以天地為活物故易曰後其見天地之心乎老
氏以虛無為道視天地若死物然故聖人曰天道
老子曰天理言各有攸當此吾道之所以與老佛
自異不可混而一之也按天理二字屢見於莊子
而於吾聖人之書無之樂記雖有天理人欲之言
然本出於老子而非聖人之言象山陸氏辨之明
矣象山陸氏曰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
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
於老子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

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
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子

聖人每以道字為言而及于理字者甚罕矣若後世
儒者倘捨理字則無可以言者矣其所以與聖人
相齟齬者何哉曰後世儒者專以議論為主而不
以德行爲本其勢自不能不然且以理爲主則必
歸于禪莊蓋道以所行言活字也理以所存言歿
字也聖人見道也實故其說理也活老氏見道也
虛故其說理也死聖人每曰天道曰天命而未嘗
曰天理曰人道曰人性而未嘗曰人理唯莊子屢
言理字不勝其多彼蓋以虛無爲其道故也所以

牛鬼一〇。漢隱叢
詔李長吉下杜牧之
云元和中韓吏部
亦頗道其詩詩荒
國侈殿搜莽丘龍
不足為其恨怨悲
愁也蘇吐驚驚擲
牛鬼蛇神不足為
其虛荒誕幻

詩人玉屑十如李長
吉錦囊句非不奇
也而牛鬼蛇神太甚
所謂施諸廊廟則
駭矣

措詞自不能不如此吾故曰後世儒者以理為主者為其本從老氏來也

理義二字亦相近理是有條而不紊之謂義是有宜而相適之謂河流派別各有條理之謂理水可舟陸可車之謂義不修其身而求禱鬼神萬無感應者理也宗廟五祀可禱而牛鬼蛇神一切淫祀之類不可禱者義也推若此之類可以識其別矣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其說固也然未盡若此則理是在物義是在己以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之言觀之則見理義兩者本自天

下之至理而以吾心即仁義之良心故理也義也皆與吾心相適故曰猶芻豢之悅我口也豈一以屬物一以屬己而可乎哉

彌

中庸序曰愈近理而大亂真胡雲峰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比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學者徂聞其說皆以謂吾儒與佛者異處唯在於用上而至其理之體則本甚相近可謂亂道之甚也夫有斯本則必有斯末有斯末則必不可無其本非徒於其用處相反其體之相異猶水火黑白之相反生死人鬼之相隔邈乎不可相入若謂愈

彌

吾五字義

清凉疏一百五十卷
昆氏曰唐僧澄觀
撰澄觀居清凉山
号清凉国師即韓
愈贈之詩者文元
公有書曰明法身之
體者莫辨於楞嚴
明法身之用者莫
辨於華嚴字佛者
以為不刊之論
韓退之答張籍書曰
吾子又譏吾共人人
為逆實駁誰之說
此吾所以為戲耳此
之酒色不有間乎吾
子譏之似同浴而幾
裸裎也

清凉国師名澄觀
唐時人註華嚴經
唐僧澄觀者有四
人韓文有贈觀詩
非清凉也率詳于
韻語陽秋
胤按佛氏說理多
言諦梁明太子有
貞俗二諦義以其
所誤不生不滅者為
真諦以儒者所云
人倫日用事物當
然之道為假諦
梁昭明太子合音解
二諦義所言二諦
一真諦二名俗諦真
諦亦名第一義諦
俗諦亦名世諦真

近理則所謂同浴而笑人之裸體者而儒之與佛
何相反之有若謂吾寂寂而感彼寂寂而滅則諺
所謂改頰為面者而亦何相異之有豈非亂道之
甚也耶大九體用之說本起於近世聖人之書無
之唐清凉國師華嚴經疏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從伊川用此二句入于易傳序中儒者視以為至
珍至寶而不知其說本自禪學來夫佛者以寂滅
為吾真體而不能悉滅人事故說真諦說假諦自
不能不立體用之說殊不知一陰一陽天道之全
體仁義相行人道之全體外此無所謂體亦無所

謂用不可以體用說聖人之學如此若立體用則
理為體事為用體本而用末體重而用輕近思錄
論道體存養諸卷都為學問之本根而論孟等書
及為無緊要之書主靜無欲等說獨為其躰而孝
弟忠信總為之用其害道特甚而若虛字寂字本
皆佛老之常言而於吾聖人之書皆無之但易咸
太象曰君子以虛受人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虛字寂字總見於此耳然咸卦所謂
虛云者謂中無私心繫辭所謂寂云者贊著之德
云爾非謂理之體也且若寂字程子亦只假之以

詩俗詩以定體立
名第一義詩世詩
以褒貶立目

真詩一 天中記

二詩者一且真詩一
名俗詩真詩亦名
第一義俗詩亦名
世詩勸臣以忠勸子
以孝勸固以治勸家
以和以善示天堂之
樂德非顯地獄之
苦此依俗詩也真
詩彰本寂之理一
性泯然所以實際
理地不愛一塵是非
雙泯能所俱止指
萬象真如會三

乘歸實際此依真
詩也 龍譯 ○又龍
舒心經註四諦苦
集滅道是也認其
理審諦非徒說也
○華嚴經玄譚二今
且約事理二門理為
真諦為真事為俗
詩為俗妄 ○疏鈔
十三中萬類差殊
故名俗詩與性一味
故名真詩
○金剛般若不壞假
名論云佛所說法咸
歸二諦一者俗諦二
者真諦 ○宗鑑六
十七

○宗鏡錄六十七云更須開拓則論七種二諦一 二諦更開三種合二十一種

二諦 ○按此義論二諦甚詳文繁不記

○宗鏡九十二云徑曰真諦何也涅槃道是俗諦何耶有无法是

因學紀聞晁景迂曰休用本乎釋氏

孟子大全六楊氏真曰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
也故唐明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
堅張高英也故上而居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

三門五字錄

卷之

十一

論心初學者不知易之本肯以為聖人之肯本如
此可謂謬矣大抵宋之一代禪學大行于天下文
武百官男女老少凡識字者皆莫不學禪故儒者
習聞其說而不覺自以其理解吾聖人之書後學
亦只以為為吾聖人之學真如此恬不知怪可憫也
明道 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既應
不是後沖漠無朕四字出於莊子萬象森羅四字
多見佛書蓋即維摩所謂芥子納須彌之理也維
摩之室設三萬二千獅子座亦即此理譬猶懸鏡

室中人畜器用皆歷々可見其數有限不增不減
而後可也然而建諸天地則皆悖蓋天地之化生
生無窮有則愈有無則愈無當其有之盛則愈相
倍蓰雖極天下之巧不能算焉儻至於無之極則
滅而又滅泯然斯盡無跡之可尋此天地之妙也
故聖人之道所以為真實正當之教而老莊所謂
沖漠無朕芥子納須彌等說實出於世俗陋見飾
以硬語耳本甚淺近易到程傳則謂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蓋指佛老而言可謂至
言矣

舒心經註四諦苦
集滅道是也認其
理審諦非徒說也
○華嚴經玄譚二合
且約事理二門理為
真諦為真事為俗
諦為俗妄○疏鈔
十三中萬類差殊
故名俗諦無性一味
故名真諦
○金剛般若不壞假
名論云佛所說法咸
歸二諦一者俗諦二
者真諦○宗鑑六
十七

言矣

○宗鏡錄六十七云更須開拓則論七種二諦一三二諦更同三種合二十一種

二諦○按此美論二諦甚詳文無不記
○宗鏡九十二云徑曰真諦何也涅槃道是俗諦何耶有无法是

因學紀聞晁景迂曰体用本乎釋氏

孟子大全六楊氏與曰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
也故唐明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
堅張高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

學部通辨有宋一代禪學盛行一時名臣賢士不相最晁文原

陳忠肅好之如富鄭公呂申公韓持國趙閱道諸賢皆好之云
○又卷四有宋一代禪學盛行然汴宋以前獲子由諸人明以儒
佛為同南渡以後張子韶輩始陽儒而陰佛以儒佛為同其好佛也
直陽儒而陰佛其好佛也謫此世道升降之機所關非細故也

○本林羅萬象○華嚴云談五○故法句經曰一一及一一法之所印
此以一遣多也○海惠禪師云森羅万象至空而極百川眾流至海
而極一切聖賢至佛而極一切教法至圓而極○見華嚴經玄談一

○維摩詰經不思議品第六曰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无有牀席
座作是念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為法來
耶求牀座耶云云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

萬二千師子之坐高廣眾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
釋梵四天王等皆所未見其室廣博悉苞蒼蒼三萬二千師子之
坐無所妨礙於毘耶利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自述悉見如此

○又曰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
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
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初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
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硬語釋文薦士詩橫空盤一安帖力排真云云

韓子。見原道

禮卿飲酒義 俎豆

有數曰聖人立而將之以敬曰禮之以休長幼曰德之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

街道者將以得身也且故聖人考焉

中庸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說文 天顛也至高也
通上從一丈也

德 九四條

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韓子亦曰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是也然謂之德則仁義禮智之理備而其用未著既謂之仁義禮智則各見於事而有迹之可見故經書多言德而又言仁蓋為此也

德字及仁義禮智等字古註疏皆無明訓蓋非不能訓之以本不可訓也何者學者之所常識而非字訓之所能盡也晦庵曰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語本出於禮記但禮記作者有得於身晦庵

改身字而作心字然禮記所謂德者得也者猶言仁人也義宜也天顛也地示也皆假音近者以發其義本非正訓也若以德為得之義則德是待脩為而後有豈足盡本然之德哉語曰據於德中庸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是等德字皆有道字之意便指仁義禮智之德而言觀其據字入字可見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夫有一物而後謂之知又謂之好若宋儒之所謂則知好二字意義不通
道德二字亦甚相近道以流行言德以所存言道有

亂按宋儒解仁常
分體用其存於中
者為體其發於外
者為用如孟子所
云仁人之安宅也
義人之正路也

之體乎謂之用乎
蓋仁義禮智四者
天下之道而循其
本則四端之本心
是也可見仁義禮
智非性之名而當
以孟子語為本字
注脚也

所自導德有所濟物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朋友之交為達道以知仁勇為達德是也若推而
言之則一陰一陽天之道也覆而無外天之德也
剛柔相濟地之道也生物不測地之德也或補或
瀉藥之道也能療病活命藥之德也或炎或燒火
之道也能調和飲食火之德也由是觀之道德二
字之義自當分明

聖人言德而不言心後儒言心而不言德蓋德也者
天下之至美萬善之總括故聖人使學者由焉而
行之若心本清濁相雜但在以仁禮存之耳孔子

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
曰有恒產則有恒心無恒產因無恒心曰仁曰矩
曰恒是德心則在處之如何耳是聖人之所以言
德而不言心也而後儒見心而不見德故以心為
重而一生功夫總歸之於此所以學問枯燥無復
聖人從容盛大之氣象蓋坐此故也

仁義禮智 九十四條

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克實通徹無所不至之謂仁為
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謂義尊卑上下
等威分明不少踰越之謂禮天下之理曉然洞徹

無所疑惑之謂智天下之善雖衆天下之理雖多然仁義禮智爲之綱領而萬善莫不自總括於其中故聖人以是四者爲道德之本體而教學者由此而脩之也

仁義禮智之理學者當以孟子之論作本字註脚者蓋孔門學者以仁義禮智爲家常茶飯不復有疑於其間故門人弟子惟問其所以爲之方夫子亦以其所以爲之方告之而未嘗論仁義禮智之義故今不能據其詞而推其理至孟子時則聖遠道湮學者非惟不得脩仁義禮智之方亦併仁

源委禮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鄭氏云源泉所來也委流所委也

義禮智之義而不知之故孟子爲學者諄々然論其理指其源委委曲詳悉無復滲漏故學者當原之於孟子察其義理而後會之於論語求其全體則茲無餘蘊矣程朱諸家所以不免於仁義禮智之理有差者蓋爲不知原之孟子而徒就論語言詞上理會仁義禮智之理焉耳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學者就此

燎原書盤康上若
火之一千一不可禦
襄陵書堯典蕩
懷山一浩滔天

二章求之則於仁義禮智之理自釋然矣其意以
為人之有是四端即性之所有人人具足不待外
求猶四體之具於其身苟擴而克大之則能成仁
義禮智之德猶火之始燃自至於燎原之熾泉之
始達必至於襄陵之蕩漸々循々其勢自不能已
焉至於後一章其義尤分明無復可疑所謂人皆
有所不忍有所不為者即惻隱羞惡之二端也而
謂達之於其所忍所為而後能為仁為義則見四
端之心是我生之所有而仁義禮智即其所擴克
而成也

亂按周子通書誠
無言乎德愛曰仁宜
曰義理曰禮通曰智
守曰信此以仁義禮智
為德也伊川好學論
曰五性具焉曰仁義
禮智信是自然而後
遂以仁義禮智為性
之理韓退之原性亦
以仁義仁智為性固
前乎伊川矣而後世
所擬者專本伊川
故此舉伊川也

仁義禮智四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道德者以
徧達於天下而言非一人之所有也性者以專有
於己而言非天下之所該也此性與道德之辨也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孟子曰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仁
義為道德之名彰々矣自漢唐諸儒至於宋濂溪
先生皆以仁義禮智為德而未嘗有異議至於伊
川始以仁義禮智為性之名而以性為理自此而
學者皆以仁義禮智為理為性而徒理會其義不
復用力於仁義禮智之德至於其功夫受用則別

致良知。王陽明兼
大學之致知。孟子之
良知而講致良知之
學。不即物窮理而專
立本心。故稱心學。

胤按公都子非不知
仁義禮智之居美
而疑人性之善。故
孟子曉之曰。惻隱之
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
之心。智也。此以已之心
配之天下之德。以明
人性之善也。故曰我

固有之也。非以仁義
禮智為性之名也。

易曰。君子慎始。差
若毫釐。釐釐以千里
此之謂也。

立持敬主靜致良知等條目。而不復拘孔氏之法
此予之所以深辨痛論繁詞累言聊警愚衷以不
能自己者實為此也。非好辨也。或曰伊川何以謂
仁義禮智為性耶。蓋觀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及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語。以為
仁義禮智是性。而不再推到孟子之意。所在殊不
知其所謂固有云者。固與謂之性自不同。蓋孟子
之意以為人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四
者人之性。而善者也。而仁義禮智天下之德。而善
之至極者也。苟以性之善而行天下之德焉。則其

易也。猶以地種樹。以薪燃火。自無所窒礙。故擴充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能成仁義禮智之德。
而雖四海之廣。自有易保焉者矣。蓋人之性不善
則欲成仁義禮智之德。而不得。唯其善。故得能成
仁義禮智之德。故謂仁義即吾性。可也。謂吾性即
仁義。亦可也。但以仁義為性中之名。則不可也。所
謂固有者。意蓋如此。其理甚微。所謂毫釐千里之
差。實在於此。學者不可不及。復體察焉。而所謂
根於心者。本對霸而言。夫霸者之行仁義也。皆假
之以濟己之欲。而非己之真有也。王者之行政也。

書曰尚書仲虺之
誥之文

非惟外由仁義而行實根柢於中心而無往而不
在仁義禮智故曰根於心其義豈不明哉
聖賢論仁義禮智之德有自本體而言者有自修為
而言者其自本體而言者若書曰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及論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所謂仁人
之安宅也義人之大路也及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及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等語皆是也其
自修為而言者若四端之章及人皆有所不忍達
之於其所忍仁也等語是也本體云者即德之本
然謂天下古今之達德也修為云者乃指人能修

仁義禮智之德而有於其身而言

仁義二者實道德之大端萬善之總腦智禮二者皆
從此而出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二者
相須相濟而後人道得全故中庸曰仁者人也親
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孟子亦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其理尤分明矣而宋儒專謂仁一事
實兼義禮智三者其言終為定說而學者莫能識
其說之謬孔孟也自今以往學者只當按孟子及

宋儒專言程子易
傳乾象下云四德之
元猶五常之仁偏言
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蓋偏言則唯是
愛之理專言心之
德併四者之理而在

其申此舉專言者
指專言之仁而言

華嚴經疏鈔第一
云往復並際動靜
一源含眾妙而有餘
超言思而出者其
唯法界欤。釈文云
動靜一源者法界
休也動即往也靜
即復也動靜迷悟
雖有二所迷其性
一源莫二莫二之源
即是一休也。又曰
動靜一源具三義
也動即是事靜即

是理理事一源即
事理並法界也

如此則一其申矣
孟子告子篇仁人
心也章集注之文

易中庸之旨為之準則而可

仁與義猶陰陽之相濟而不可相勝水勝火則不濟
用火勝水則燬而竭仁義之不可偏勝亦如此仁
而無義則非仁墨子之仁是也義而無仁則非義
楊子之義是也故聖人曰仁則有義在曰義則有
仁在

孔門學者以仁為其宗旨若家常茶飯然出入起居
莫不從事於此而觀夫子答門人問仁多舉道德
之旨而與愛字不相干涉何也蓋仁者之心以愛
為體故其心寬而不偏樂而不憂眾德自備故夫

子每必舉仁者之心而答之曰仁者其言也詎仁
者不憂仁者先難而後獲仁者如射是也皆自一
愛流出而自成眾德故也學者須理會孔孟之奧
旨不可以字義求之也

宋儒以仁為性予深以為害于道者若從宋儒之旨
論之則性為未發情為已發仁之存於未發之中
猶水之在於地中仁之不能下手猶水在於地中
則不可施澄治之功其用功夫纔在發用上而於
其本體則無奈之何故別立守敬主靜等說以補
之謂如此則不違於仁而義自在其中矣其功夫

可謂甚疎矣是以仁義禮智之德終為虛器而無
彼用力於仁者矣且孔孟說仁之言皆為纒言其
用而無一及于體者則孔孟之言豈非失之一偏
而其理不備者哉與孔門之教法同乎不同學者
默而識之可也

義訓宜漢儒以來因襲其說而不知意有所不通中
庸謂義宜也者猶言仁人也禮履也德得也誠成
也但取其音同者發明其義耳非直訓也學者當
照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暨人皆有所不為達
之於其所為義也等語求其意義自可分明設專

以宜字解之則處々窒礙失聖賢之意者甚多矣
禮字義本分明然於禮之理甚多曲折非學明識達

者不能識焉蓋禮之難知不在於節文度數繁縟
難識而專在於斟酌損益時措之宜何則古禮多
不宜於今而俗禮亦不可全用漢禮多不通於
本國而俗禮本無意義若欲準古酌今隨於土地
合於人情上自朝廷下至於閭巷使人循守而樂
行之則非明達君子不能作焉故聖人之所謂知
禮者不在識名物度數之詳而在知禮之理而能
損益之也

漢書灌夫傳又復

諸將軍曰台益知
吳壁曲折詣復往
詭師古曰曲折猶言
委曲也

程子曰求之情性固
是切於身然一草
一木皆有理不可不
察大學或問
橫渠孟子說云敦
篤虛靜者仁之本
近思錄卷四末取
之

聖人所謂知者與後儒所謂知者亦負然不同所謂
知也者自脩己而及乎治人自齊家而及于平天
下皆有用之實學而非泛然從事於事物之末者
也觀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之法起於誠意而至平
天下而止焉則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亦不出於誠
意以下六條之外而不在一草一木之察

孔子並言仁智而孟子以仁義連稱之何哉蓋孔子
主進學而言智以知之仁以守之乃進學之要故
為學者而言之也孟子主道之本體言人道之有
仁義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蓋懼後世

之學問陷于一偏而為楊墨之流也或以為孟子
始以仁義並稱非也易中庸及莊子等書亦皆以
仁義連稱之則孟子特從當時之名稱也蓋可從
而從之非以意創始之也

佛老之所以與吾儒異者專在於義而後儒之所以
與聖人相差者專在於仁其故何哉佛氏以慈悲
為心平等為道故以義為小道而慢棄之殊不知
義者天下之大路苟舍義則猶棄正路而由荆棘
其不可行也必矣若後儒者其德量淺狹差別甚
過而無包容含弘之氣象故視仁泛然若無緊要

者而不知其自陷於刻薄之流是所以與聖人相差也

孔孟以後能知仁者鮮矣蓋非知見之不及特無其德也漢唐儒者議論雖淺猶未失古意去仁未甚遠為其不用意見也至於宋專以仁為理於是離仁之德益遠矣甚而至於以無欲為仁之體虛靜為仁之本非止不識仁之德其害於孔孟之旨實甚矣伊川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即是仁是所謂以仁為理者也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仁也是可以訓誠字而不可以訓仁字若以當理而無私心

訓仁將以何語訓誠字乎不深考焉耳

心 九四條

心者人之所思慮運用本非貴亦非賤凡有情之類皆有之故聖人貴德而不貴心論語中說心者纔有其心三月不違於仁及從心所欲不踰矩及簡在帝心三言而已然皆不以心為緊要至於孟子多說心然亦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不特說心曰本心曰存心是也大凡佛氏及諸子盛言心者本不知德之為可貴而妄意杜撰耳與孔孟之肯實霄壤矣

緒餘 莊子讓王篇
道之真以治身其
一以治國家其土
首以治天下

橫渠曰心統性情非也孟子曰存心養性又曰動心
忍性以此觀之心自是心性自是性所指各殊若
以心為統性情則單言心而可既言存心而又言
養性則其言豈非贅乎而偏言養性而遺情字則
其言亦偏矣蓋養性則情自正不別用脩情功夫
也

論心者當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本夫人之
有是心也猶有源之水有根之草木生稟具足隨
觸而動愈出愈不竭愈用愈不盡是則心之本體
豈有實於此者乎今乃以心為虛者皆佛老之緒

莊子德充符云仲
尼曰人莫鑑於流水
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泉止又申屠嘉
曰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
明也久與賢人處
則無過○按明鏡
止水四字莊子亦
不連用今按二處
泛而言焉耳

程子遺書十八云
曰赤子之心與聖
人之心若何曰聖
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又云聖人之心如止
水此舉先儒專斤

餘而與聖人之道不止薰蕕學之不講一至於此
可懼也夫

明鏡止水四字本出於莊子於聖人之書本無此語
亦無此理先儒以此喻聖人之心吾觀其益天淵
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且孔子食於有喪
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何所見其
為明鏡止水乎夫聖人之道以彝倫為本而以恩
義為結千言萬語皆莫不以此為教今夫佛老之
為教也以清淨為本無欲為道暨乎功夫既熟則

程子也

弁髦左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薛控晉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夏廢隊且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故之杜預曰童子垂髦茹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弁夏始冠故云然

旗之垂者也

董子漢書董仲舒傳對策云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其心若明鏡之空若止水之湛一疵不存心地潔淨於此恩義先絕而彞倫盡滅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猶弁髦綴旒然與聖人之道相反猶水火之不可相入夫草木生物也流水活物也雖寸苗之微然養之而不害則可以參雲雖源泉之小然進而不已則可以放乎四海人心亦然養而不害則可以與天地並立而參矣故孟子之論心每以流水萌芽為比而未嘗以明鏡止水為譬何者可以生物比生物而不可以死物喻生物也虛靈不昧四字亦出於禪書即明鏡止水之理學

者不可不明辨極論以洞知其是非得失之所究也

性 九五條

性生也人其所生而無加損也董子曰性者生之質也周子以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不剛不柔而中焉者為五性是也猶言梅子性酸柿子性甜其藥性溫其藥性寒也而孟子又謂之善者蓋以人之生質雖有萬不同然其善善惡惡則無古今無聖愚一也非離於氣質而言之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萬世論性之根本準

詩邶風 淫以滑濁漫
之其注。左傳僖四年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
有臭蓋淫濁而滑
清薰香而蕕臭此
借用喻美惡相混也

則也而孟子宗孔子而願學之其肯豈有二也乎
哉孟子固言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可知其所謂性
善也者即述孔子之言者也然後儒以孔子之言
為論氣質之性孟子之言為論本然之性信如其
言則是非孔子不知有本然之性孟子不知有氣
質之性者乎非惟使一性而有二名且使孔子孟同
一血脉之學殆若涇渭之相合薰蕕之相混一清
一濁不可適從其言支離决裂殆不相入若此夫
天下之性參差不齊剛柔相錯所謂性相近是也
而孟子以為人之氣稟雖剛柔不同然其趨于善

則一也猶水雖有清濁耳苦之殊然其就下則一
也蓋就相近之中而舉其善而示之也非離乎氣
質而言故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蓋孟子
之學本無未發已發之說今若從宋儒之說分未
發已發而言之則性既屬未發而無善惡之可言
猶水之在於地中則無上下之可言今觀謂之猶
就下也則其就氣質而言之明矣又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其意以為鷄犬之無
知固不可告之以善若人之情雖若盜賊之至不
仁然譽之則悅毀之則怒知善善而惡惡則足與

證左史酷吏傳註
左也

胤按告子曰生之謂性以為猶白之謂白蓋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更無差別也孟子以為人之性好善不可謂與犬牛之性類實並知同是一性也故曰犬之性猶牛之

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共反言以明其不然也蓋此孟子答生之謂性與犬牛之性者專就氣而言則人之性善者亦就氣而明其善也可知矣此章與性即理也尤矛盾矣故朱子語類中為戲謔之言且如朱注則此節助語轉換處尤不可解矣胤按公都子舉說性三說以問孟子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云云而曰今日性善

為善是乃吾所謂善者也非謂天下之性盡一而無惡也以此觀之則孟子所謂性善者即與夫子性相近之旨無異益彰々矣

或曰孟子性善之旨皆就氣質而論其旨明矣猶亦有證左乎曰孟子嘗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又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可見孟子性善之說本就氣質論之而非離乎氣質而言之也其他若曰動心忍性曰形色天性也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

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佚也性也皆以氣質論之益分曉矣而孟子之說必歸于一而止不可有二三論氣質之性則本然之說不行矣既立本然之說則不可復雜氣質之說也其欲明聖門仁義之旨於天下萬世而必不可為若此含糊不決之論以誣罔後世學者也故曰孟子性善之說就氣質而論之非離乎氣質而言之者也

宋儒所謂性善云者畢竟落于無善無不善之說伊川曰性即理也而以孟子所謂性善當之然而孟子所謂性善者本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言

彼皆非欤孟子對之云云可見孟子之所謂性善者專就氣質言之而其曰善者乃對惡之善而非未有善惡之善也宋儒所謂性善者認性為理而非對惡之善也李延平之說可見矣若使孟子說如其意則公都子必不如此問孟子亦不如此答也

延平答問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

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所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楊子必言脩身端云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宋咸注云楊子之意謂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是謂

之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_下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皆就人心發動之上明之非宋儒所謂本然之云晦庵集註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即性即理也之謂也夫有跡之可見而後謂之善若未有跡之可見焉則將指何者為善既不有惡之可見則又無善之可見故雖曰渾然至善然實空名而已矣延平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

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言最可疑豈外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別有動靜真偽善惡者乎哉若果謂有之則必非虛見則妄見耳而謂性之善在於未始有善惡之先則是求吾身於父母未生之前也最非儒者之理凡謂善則必對惡言之然有善有惡者其常而推至於其極焉則必歸于善而止何也人之性有剛柔善惡之不同夫人能識之不待賢者而後知焉若揚之善惡混韓之有三品之說是也然非究而論之者雖盜賊之至不善然乍見

人之性善惡混非
謂人皆然也温公
注云夫性者人之所
受於天以生者也
善與惡必兼有之
猶陰與陽也是故
雖聖人不能無惡
雖惡人不能無善
其所受多少之間
則殊矣善至多而
惡至少則為聖人
惡至多則而善至
少則為愚人善惡
相半則為中人聖人
之惡不能勝善惡
之人善不勝能是惡
必曰聖人無惡則安
用學矣必曰愚人

無善則安用教矣
○韓退之原性曰性之
品有三而其所以為
性者五情之品有
而身所以為情者七
何也曰性之品有上
中下三上者善而已
中者可導而上下
下者惡而已
楊慎曰文子引老
子曰人生靜天之
性也感物而動性之
欲也漢儒取入禮
記遂為經矣若知
其出於老子宋儒
必洗垢索痕曲為
譏評但知其出于
經則護符交贊此
亦後人之觀場也

孺子之將入于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人有嗜慾
可以受噉爾之食可以攫東家之處子然必有羞
惡之心為之阻隔不敢縱其貪心非性之善豈能
然乎是孟子論性善之本原也非有大聖賢者出
而指其迷途解其紛亂孰能定之故性即理也之
說畢竟落于無善無不善之說其謬皆出於強分
體用而不知孔孟之教皆就人心發動之上論之
而本無未發已發之別詳見于中庸發揮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晦
庵取之以為詩傳序起頭以為真合于聖人之理

○文子姓辛名研字文號計然見漢書藝文志及唐書
○史記老莊列傳贊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
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淮南子厚道訓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變常後
而不先
道家者流之說即文子之意爾而先儒用復性復
初等語亦皆出於莊子蓋老子之意以謂萬物皆
生於無故人之性也其初真而靜形既生矣而欲
動情勝衆惡交攻故其道專主滅欲以復性此復
性復初等語所由而起也儒者之學則不然人之
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苟有養之則猶火燃泉達

人之性善惡混非謂人皆然也温公注云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則為愚人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善惡之人善不勝能惡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

無善則字用故矣
中庸三上者善而已
中者可導而上下
下者惡而已
楊慎曰文子引老子曰人生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為經矣若知其出於老子宋儒必洗垢索痕曲為譏評但知其出于經則護符交贊此亦毒人之觀場也

孺子之將入于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人有嗜慾可以受噉爾之食可以攫東家之處于然必有羞惡之心為之阻隔不敢縱其貪心非性之善豈能然乎是孟子論性善之本原也非有大聖賢者出而指其迷途解其紛亂孰能定之故性即理也之說畢竟落于無善無不善之說其謬皆出於強分體用而不知孔孟之教皆就人心發動之上論之而本無未發已發之別詳見于中庸發揮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晦庵取之以為詩傳序起頭以為真合于聖人之理

而不知本出於老子之書而與聖人之道實天淵南北矣按此語本出於文子之書文子老子弟子以虛無因應為道但文子性之欲也作性之害也蓋樂記剽竊之也又見於淮南子書劉安亦專宗道家者流之說即文子之意爾而先儒用復性復初等語亦皆出於莊子蓋老子之意以謂萬物皆生於無故人之性也其初真而靜形既生矣而欲動情勝衆惡交攻故其道專主滅欲以復性此復性復初等語所由而起也儒者之學則不然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苟有養之則猶火燃泉達

孟子五字義 卷之二 三十一

張鼎思代醉篇曰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物而動性
之害也物至而應
智之動也智與物
接而好憎生焉好
憎成形而智怵于
外不能及已而天理
滅矣此語與樂記
相出入性之言樂記
作性之致史記作
性之頌徐廣曰頌
容也容字妙
○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趙岐曰端
首也人皆有仁義禮
智之首可引用之
○孫奭曰孟子言人

有惻隱之心是仁
之端本起於此也有
羞惡之心者是義
之端本起於此也有
辭讓是非之心者是
禮智之端本起於
此者也此孟子所以
言惻隱之心羞惡
辭讓是非四者是
為仁義禮智四者
之端本也
端兩文匹周禮媒氏
凡嫁子娶妻入幣
純帛一束束五兩
兩五尋然則每端
二丈疏云五兩十端
者古者二端相向卷
之共為一兩五兩故
十端也

不能自己足以成仁義禮智之德而保四海故曰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初無滅
欲以復性之說老莊之學與儒者之學固有生歟
水火之別其源實判於此伊川好學論中說性亦
主樂記之理學者不容於不辨

四端之心 九二條

四端之端古註疏曰端本也謂仁義禮智之端本起
於此也按字書又訓始訓緒總皆一意而考亭特
用端緒之義謂猶物在于中而緒見於外也然訓
字之例雖有數義俱歸于一意緒字亦當與本始

字同其義想繭之有緒線治不止焉則為繒為帛
至端兩文疋之長即有引而伸之之意若考亭之
所謂則與本始之義相及非字訓之例孟子之意
以為人之有四端也猶其身之有四體人人具足
不假外求苟知擴充之則猶火燃泉達竟成仁義
禮智之德故以四端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本此
孟子之本旨而漢儒之所相傳授也又曰中庸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左氏傳曰履端於始暨釁
端禍端開端發端等語古人皆依本始之義用之
於是益知古註之不可不從

履端左傳文公元年
曰於是國三月非禮
也先王之正時也履
端于始舉正於中歸
餘于終杜預曰步
歷之始以為序之端
首
胤按孟子以仁義禮
智為天下之達道故
其所謂擴充者謂推
四端之心而自微至著
自小至大也如火始然
如泉始達正喻此也
朱子以仁義禮智為
性則性之本體全具
於已不久聖凡固不
待克大之也故其擴
充者解為掃除人
欲之輩日新又新正

此磨瑩以盡復其明
畢竟雖曰擴充而實
為復初之說乃大學
章句明明德之說而
與孟子之意有進反
之異矣予項序童
子問云擴充之方遂
轉為滅欲之說又即
逆之耳
胤按若如未說則用
功之日常少者何也
孟子所謂擴充者蓋
四端之心人之所必有
見孺子之入井有怵
惕惻隱之心此可見
矣然至於他愛亦
不必然而言人陵物

孟子集註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
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
者矣其所謂發見云者謂見當惻隱者便惻隱見
當羞惡者便羞惡見當辭讓者便辭讓見當是非
者便是非也若此則不見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者焉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由而發也明
突然而當惻隱之事日間無幾動經十數日亦或
無有至於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然夫若此則用
功之日常少而曠廢之日常多雖欲用擴充之功
其何由而得乎且又欲擴充惻隱之一端猶將有

力不足之患况欲於四端上逐一擴充之則將有
左顧右盼應接無暇不堪其煩之患孟子之意固
不若此之迂夫四端之在我猶手足之具于吾身
不言而喻不思而到奚俟發見亦何逐一著意論
識之其不理會孟子之意特甚矣象山曰近來論
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豈有此
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四端以明人性之善
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
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
非在前自能辨之其說亦甚過快而不得孟子之

間或為之而知擴充之事則常々存之車予心害人陵物之事亦不為之然則一生之間並不用工之日矣如朱說則所謂擴充者曰一點靈明之露推而明其全體若是心未全則雖欲充本然之量而無由若手循一面鏡全被塵垢埃不露些光明則庶名其之功也所於施故必待全見而可擴矣然良心之全亦不常見怵惕惻隱之心緣見孺子之入井而發若不見孺子之入井

○嵐梅橫渠云心統性情朱子專據其說其意以為心兼体用該未全已全其未全為性体也仁義禮智也其已全為情用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此說非矣性以稟受之質而言情自好惡之實而言非体用之別也

意則侔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所謂所不忍所不為者即惻隱羞惡之心也達云者即擴充之謂蓋謂使惻隱羞惡之心無所不至無所不通也孟子之意豈非甚明白的當其用功亦甚親切易簡哉蓋朱陸二先生雖皆能尊信孟子然晦庵專以持敬為主象山以先立乎其大者為要而於擴充之功皆未嘗實用其力宜乎差失若此之甚

則是心之明亦不得全然此等事一生無幾曠時日而不相植得致值此等事而奔之以求之乎然則必待全見而擴充者非用工之日
情 九三條 常少乎又嘗曰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

已全而見之也亦可証蓋孟子所謂擴充者不同已全未全推本心而及之于事也為耳

情者性之欲也以有所動而言故以性情並稱樂記曰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是也先儒以謂情者性之動未備更欲見得欲字之意分曉人常言人情言情欲或言天下之同情皆此之意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逸是性目之欲視義色耳之欲聽好音口之欲食美味四支之欲得安逸是情父子之親性也父必欲其子之善子必欲其父之壽考情也又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大凡推此之類見之情字之義自分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言或大或小或緩或急物各

有所好故謂之情也易所謂萬物之情又是此意
孟子又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言爲人所榮天下之所同好爲
人所辱天下之所同惡人指我以爲禽獸非人之
所欲故曰是豈人之情也哉又所謂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矣即是此意

晦庵以四端爲情尤無謂孟子明曰四端之心而未
嘗曰四端之情可見四端是心非情又註大學指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爲情然大學亦曰正心而不
曰正情可見忿懣等四者是心非情晦庵以爲心

七情禮運何謂人情
喜怒哀懼愛惡欲
七者弗學而能
約情程子好學論曰
情既熾而益蕩其
性鑿矣是故覺者
約其情使合於中

統性情而以性爲心之體情爲心之用故有此說
殊不知心是心性是性各有用功夫處情只是性
之動而屬欲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四端及
忿懣等四者皆心之所思慮者不可謂之情也而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乃顯然有形者非心而
何若不謂之心而謂之情則將指何者爲心乃悉
廢心字而獨用情字可也而古人以喜怒哀樂愛
惡欲爲七情蓋言情之品有此七者謂喜怒哀樂
愛惡欲即爲情則不可也凡無所思慮而動之謂
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喜怒哀樂愛惡欲七

者設無所思慮而動則固可謂之情纔涉乎思慮
則不可謂之情分限甚明學者當以意理會
凡心性情才志意等字有必用功夫字有不必用功
夫字於心則曰存曰盡於性則曰養曰忍志則曰
持曰尚皆是用功夫之字若情字才字皆不必用
功夫何者以養其性則情自正存其心則才自長
也先儒有約情之語蓋不理會此意耳學者審焉
才一條

才者性之能也猶手之持足之行可以為善亦可以
為不善譬諸以手持物攬筆書字手也把刀殺人

亦手也故曰可以為善亦可以為不善也然其書
字殺人皆在於手而所以書之殺之者則在於心
故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又曰非天之降
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明其為不善
者雖在於才然其所以為之者在於心也凡人皆
有手則皆能可以攬筆書字若勤而不怠則皆可
以善書其或間有不能書字者不用其才也故又
曰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多少分
明

志 九二條

在躬志氣如神嗜欲
有至有闕必先

北溪字義云為學緊
要處最是志之初
所當謹審決定此正

是外路頭外才志於
義便入君子路才志
於利便入小人路舜跖

利善正從此而分堯
桀言行正從此而判
○流按凡字有正用

有假用如道德等字
字本是好字而然
人之由行或雖不好

妄亦謂之道故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德
亦然如曰崇德好德固

是好事假而言之則
可稱昏德惡德豈可
回此而謂道德二字

通善惡也哉志是志
操志氣本以志於善
而言假而言之則

之則志於惡亦可以
謂之志禮記所云離
經辨志是也北溪之

說以此為學者之修
為之說則可矣若以
為志之字義則訓

則不通故字義非之
人之恒言曰有志之
人豈謂志于惡者

哉觀夫子曰志士仁
人可見矣此事易
知本不符辨究初

學之士屢致疑滯
故更繕述

甲辰四月中七夕雨中

心之所之謂之志此說文之訓也愚又謂志者心之

所存主也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又曰志壹則動

氣是也若作心之所之則意欠明瑩論語曰匹夫

不可奪志也禮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皆謂心

之有所存主也

凡謂之志則皆以志於善而言若於不善不可謂之

志也若父在觀其志及士尚志等語皆以志於善

言北溪曰才志於利便入小人路何哉

意九二條

意者指心之往來計較者言論語所謂毋意者蓋言

聖人盛德之至理明心定自無往來計較之心也

若作毋私意則多一私字尤非所以論聖人也

意字亦是不必用功夫字按語孟中庸皆不說於意

上用功夫故孔子說主忠信中庸說誠身而孟子

專說存心養性皆未嘗有誠意之說何者學脉自

有照應言此則不須言彼言彼則不須言此且觀

子絕四毋意則不於意上用功夫益彰々矣中庸

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與欲誠其意

先致其知甚相似然身字與意字所指甚別一則

氣象盛大一則功夫急促學者不容不辨

良知良能 九二條

良善也良知良能者謂本然之善即四端之心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兩知字指良知愛敬兩者即指良能也猶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也亦所以證夫性之善也而孟子所以發良知良能之論者蓋欲使學者擴克之以成仁義禮智之德也非徒論良知良能之說故曰親親仁也敬兄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達者即擴克之謂也當與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參看孟子之意自分明

近世陽明王氏專講致良知之旨然而徒知致良知而不知本之於仁義亦鑿乎孟子之旨而專務致良知而遺盡良能蓋以連知愛二字為良知而不知兩知字指良知愛敬兩者指良能也豈非失之一偏乎孟子所以發良知良能之論者本明仁義之為固有今徒務致良知而不知本之於仁義者何哉王氏之學蓋自淨智妙圓宗旨來故為此一偏之教而不知良知良能本我心之本然不可須

傳燈錄云淨善普通八年達磨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云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

德師曰此但人天小
果有漏之因如影
隨形雖有非冥帝
曰如何是真功德
答曰淨智妙圓體
自空寂如是功德
不以世求

史離焉而與孟子之旨幾霄壤矣不容不辨

附錄王力之學蓋自新學後國宗肯來地焉此
之為國有今并錄於身味而不味本之成不違背
一論平孟平以必其身味身非之論本則不違
身味而盡盡身道盡以盡味變二字味身味而不
而不味本之成不違背孟子之旨而盡盡身味
張好明王力專論身味之成不違背而盡盡身味
與

語孟字義卷之上畢

